



秋夜
梁丽君

中秋邻里情

□明前茶

加班后回家,在黑暗的共用走道里摸索门锁,忽然发现门把手上挂着一个绳网小兜,兜里的东西隔着保鲜袋摸上去还是温热的,能闻见梅干菜的香味,是自制的梅干菜月饼,我的心头一阵温热:果然是邻居吴婶送月饼来了。

为了女儿上学,我们搬来市中心的这栋老宅已经十年了。这十年间,我家与吴婶共用这段朝北的走廊,走廊面积最多4平方米。吴婶一家三代六口人,就住在走廊西头不到60平方米房子里,出出进进都要路过我家门口。

我们刚搬来的时候,吴婶的儿子还没有结婚,最喜欢在楼前的空地上玩空竹,他能把空竹抖得像一架上下飞旋的无人机一样,发出震耳欲聋的嗡嗡声,令人啧啧称奇。吴婶总是跟我叹息:儿子快40岁了,依旧不曾恋爱结婚,父母急在心里,嘴上却不方便催,这可怎么办?谁知,姻缘说来就来,吴家儿子就在40岁那年,与一位年轻朴实、从乡下来打工的女子结婚了。婚后三年,生了两个孩子,依旧与父母挤住在一起,方便照料小孩子。

住得挤,吴婶就悄无声息地拓展门口的地盘。先是在走廊边缘打了木架子,放上了几盆花和十几双鞋;见我无反对,又挪出了家里晒干果的淘箩,晾饺子的竹匾,煮卤味的大铁锅,炖鸡汤的高腰砂锅;见我仍是原样打招呼,脸上不见愠怒,吴婶就试探着把家中大大小小的几个粗陶坛子也挪了出来。这几个坛子,我认得的,有的夏天负责晒黄豆酱,有的冬天负责腌五香萝卜干和糖醋蒜头,有的负责在立夏前后腌咸鸭蛋,好在端午节给两个孙儿编鸭蛋网兜玩。还有两个坛子,每年11月要腌菜,到了第二年春天晒干成金红色的梅干菜。到了中秋节前,梅干菜要被隆重请出来,泡水回软,好拌入上好的猪

肉糜,做梅干菜月饼。

没错,我们这栋老楼依旧惠存着怀旧的民风:家中做了费时费力的节庆食物,都要先遣邻居品尝。这不仅彰显自家手艺的机会,也在悄无声息间,弥合了近邻相处时不可避免的嫌隙。

吴婶把粗陶坛子放在共用走廊里,我家买了新椅子都无法进门,唯有请她来把门口的坛子抱到一边,我家的门才能完全打开。这是有点尴尬的事情,但是,吴婶才烤好的金黄色的小月饼,既成为她家孙儿的放学点心,也成了我家女儿的放学点心。有时,我临时加班,秋雨连绵,回到家时发现女儿淋湿的衣裤已经被吴婶就手洗净,吹晾在走廊上,而女儿已经换上了吴婶的睡衣睡裤,穿上了吴婶的大毛袜,喝上了一大碗姜汤。想到这些暖心之举,我怎么好意思对这样的小事耿耿于怀呢?可怜天下父母心,吴婶盼到65岁,才有了儿孙满堂的日子,我为什么要为门前一平方米空档属于谁,给她添堵呢?

我便什么话也没有说。吴婶也是心中有数长辈,从我们成为隔壁邻居开始,她悄悄挂在门把手上的零食,令我记起了那些容易遗忘的节日常。立夏的樱桃和饺子,冬至的萝卜丝团子,端午的手工粽子,中秋的菱角和梅干菜月饼。中秋当天,吴婶清早6点钟就起床,去菜场买最新鲜的水红菱和带土的芋艿。她的少女时代在农村长大,因此,甚至会做“菱哨”,就是在菱角上钻孔,小心掏出里面的菱肉,吹出迷人的音调。她的本事,在中秋这天简直迷倒了我们这栋楼小孩子。

她既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奶奶,藏着狡黠的私心,也是一位慷慨好客的芳邻。你要在她的身边过得惬意,全看你看重的是她性格中哪一面。

父亲与儿子

□文彦

“老师,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把片子早点打出来?”说话的是名年轻医生,泪水闪烁在眼镜片上。

父亲笔直躺于平车上,衣服上都是灰沙尘土,他在工地被砸中颈椎。

女朋友跟前跟后,长发飘飘,青春曼妙。生活本来才开始,在父母的期待中,自我的努力下,他是一个普通家庭的荣耀。然而当绮丽的幕布刚刚拉开,父亲倒下了。

工地上做了一辈子的父亲,有着粗糙的脸,粗糙的手。儿子有出

息,可年轻人面临买房、结婚、生孩子,他的使命还未结束,只要有力气,他还要为儿子积累一点,再积累一点。但命运按下暂停键,不知道他还能不能站起来?他不愿做废人,那些流汗的日子对他来说并非辛苦与磨难,每一砖,每一铲都是希望,通向美好的未来。然而,再也没有机会了,他大概会很惭愧,自己帮不成儿子了,只能是包袱与累赘。

父亲一动不能动,任凭旁人摆布,面容无喜无悲,谁也不知他在想什么。

于纸上杀人放火

□汤凯燕

冷冰川的名字特别,散发着森森寒气,但他的人不是,高高壮壮,虽压着人半个头,却不凌厉。若形容为山,也是那种郁郁葱葱、生气勃勃的,浸染着江南水汽,有一种细腻的柔情。因此老六张立宪称他为:外表鲁智深,内心林黛玉。

《读库》基地在南通,冷冰川是南通出产艺术名人,老六请他出山,顺理成章。冷冰川虽是行过大半个地球的人,但显然拙于言。拙得恰到好处,反显出憨憨的可爱,冷不防来一句至真的话,让人忍俊不禁。比如老六问他:“你这幅画是怎么画出来的?”他想了想,认真想了想,老实坦白:“不记得了,我也不知道怎么画的。”他后来又给自己补了个台,“我创作的时候上帝和我也知道,现在只有他知道。”

老六问:“为什么向日葵难画?”

冷冰川很为难,“对一个不会画向日葵的人解释向日葵怎么难画……”

冷冰川拒绝为活动做讲演的准备,就像他创作一样,任起一点,再本着性子放纵,他形容为“在纸上杀人放火”。

指着一幅很出名的代表作,他说:“其实这张女人的脸画坏了,所以我改成了面具。这里

江海英豪何昆军长——调“敌”遣“兵”入广州

□彭伟

消灭了金爷一干人等,陶宁可以瞑目了。朱鹤松安了心,何昆也觉得痛快。正当他们再次准备进城打探消息时,广州地下组织派来一位新的联系人,传递了一份刻不容缓的情报:今日深夜,广州共产党将起义杀敌,希望各路农民协会的人马,尽快集聚广州城,协助城内共产党杀敌。

何昆沉思了片刻,便带着孙彪,与老朱和小三子告别:“这次进城,我想你俩还是不去的好。我们现在的力量还薄弱,更要珍惜每一个交通站。”老朱“唉”了几声,小三子沉默地低下头。

何昆看出他俩的心绪,提高语调说道:“这次起义,无论成功与否,你们的酒铺至少是我们梭镖队日后撤回家中的中转站啊!”

小三子先露出了笑容,老朱恢复了斗志:“向组织上保证,我们一定认真完成任务。”

何昆让小三子推来一车酒。他从裤兜中摸出四个大洋,塞给小三子。老朱赶忙向小三子瞪了一眼,说道:“何来(何昆)同志领着我们搞农运,我们怎么能要他的钱?”小三子也知道这个理,已经伸出手,要把钱退回去。

“我是一名党员,就要按党章办事。酒是我们农民协会会员的劳动成果,我要酒,就要付钱。”何昆义正辞严地说道,“这四个大洋,不仅是今天的酒钱,还有昨天的那车酒,两车酒算我请梭镖队喝的。”老朱、小三子听完,不再提钱的事,心中不禁寻思着,共产党的干部,还真是廉洁啊!

何昆和孙彪,弯着腰,推着车往山中赶去。一路上,孙彪冒着汗,信誓旦旦地说道:“这次参加起义,杀他一个够本,杀他两个赚一个。我加入梭镖队,天天苦练,就等着沙场杀敌。”

“别人都要跟着我去广州,你却不行。”何昆严肃地说。

“为什么呢?”孙彪愤怒得要跳起来。

其他的元素都是从这个女人衍生出来的,就像这把椅子,女人是年轻的,就要一把老椅子对比。这个鸟窝代表希望,猫是欲望……”

冷冰川不怕犯错,他喜欢不成熟,未完成,他愿意在错误中放野马,愿意保持自己最原初的想念。画错可以,再用百分之九十五的力量去调整自己率性随意的错误,每一张都有新鲜感,看起来是一气呵成。他对画得太顺手,真正一气呵成的作品却较排斥,不喜过分圆熟,所以“画完我马上就把它给卖了”,过一会儿他又出尔反尔:“这一张是一下子完成的,因为太好,我就把它留下了。”在场听众被他自相矛盾的话逗得直乐。

我们相信冷冰川是真诚的,真诚就在于他的自相矛盾,出尔反尔。听多了看多了无懈可击的完美,大家似乎更喜这种任性自由,也因此了解他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没有原型,是心底里的诗歌,情绪的释放。而情绪是一过性的,模糊的,暧昧不清的,难以捕捉的,如空气,确实存在,并控制着我们的躯壳。

冷冰川用着廉价的,据说2美元的美工刀,通过月亮、女人、花朵、植物,一点一点将他内心的积累刻画出来。在作品未完成

“因为你有其他的任务。凡事要留后路,这次起义结果如何,很难预料。如果失败,队员们就回不去石硤。不要忘记,朱麻爹、朱白水还在,一旦我们失败,他们必然会死灰复燃……”何昆的一席话,有理有据,就像一盆凉水扑灭孙彪心中怒火。

回到山中,何昆一声令下,梭镖队喝酒吃饭,又休整了一个小时,整装待发。梭镖队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行动,于是何昆在临行前训话,给大家鼓鼓气。几百个队员,听着何昆的讲话,士气大振。

梭镖队下山后,孙彪带着几个老队员,返回老家,搞农运了。何昆带着大队,沿着小路,悄悄地来到广州城外的树林中。这时大约下午三四点,阳光似火,炙烤着大地。透过树木的间隙,远远地望去,军警们顶着酷暑,严格盘查着每位进城的人。外面有十来个军警,手持步枪,十分娴熟,一望便知是老兵了。两边的岗亭里还有些军警,估摸着城墙背后,还有敌人,一旦打起来,梭镖队未必有绝对的优势。何昆眼珠一转,不妨调“敌”遣“兵”,巧施连环计——调虎离山,以逸待劳,守株待兔,首尾夹攻,打敌人个首鼠两端。

梭镖队兵分两路,一路随着何昆原地休整,一路随着副队长王小石前往一公里外的山路两侧设伏。王小石到达目的地后,又按照何昆的叮嘱,派人前往山上对天放空枪。“啪”“叮”,山上断断续续地响起了枪声。岗哨里,军警队的丁队长,觉得燥热,刚刚脱下上身军装,挂在椅背上,端起一个水杯,准备来口冷水,凉凉心,不料枪声响起,他如同惊弓之鸟,才入口的冷水又吐了出来,还对了下牙齿,咬破了点舌头,脚下再一滑,人和水杯一起“落地”了。他顾不得自己的丑态,也来不及穿好军服,只能挺起屁股,硬站起来,手抄手枪,走出岗哨,支

前,连他自己也不甚明了作品的真相,内心的情感流动而善变,这一刻那一秒是不同的,手随心转,所以他说:只有上帝知道。

冷冰川曾受邀为张爱玲的《小团圆》画插画,他说:“我画的都是裸体女人。”对方吓坏了,但鉴于冷冰川的声望,只得忐忑等待。最终结果满意,画面极其干净,女人体与书,与自然,繁复雍容又寂清冷傲。

冷冰川用他的黑白色绘出的是缤纷的世界,白和黑孕育包容着所有色彩。他在很年轻时就决定不画什么,骨子里是反叛的,不愿随众,也因此走了一条自己的路。他又是不服输的劲头,旁人说他不会画光,他偏偏画了光,旁人说他不会画树,他就画了密密的竹林。

坐在讲台上的冷冰川不时时擦汗,他还学不会圆滑面对世人,用包装好的语言与形象来树立一位名人的形象。他点评着自己作品:“这幅好,我本来是为某某画的,因为画的太好,我就不给他了。”他沾沾自喜的模样像个孩子,不加掩饰。他身上没有枷锁,世俗所强加于人的种种,他皆弃了,因此无论是从前知道又或不知道他的人,在这一刻都会爱上他,也许我们心底也正是厌恶着越来越圆熟的世人和自己。

支吾吾地一边挥手,一边捂嘴,示意手下集合,前往山上。

大队部队前脚走,何昆后脚跟上,带领七八个队员,插入进城的队伍中,到了城门下,徒手消灭了四个留守的军警。其余队员从树林里,蹿了出来,在岗哨和城门边,埋伏好。丁队长还没到山顶,已经遭遇到埋伏。山路两侧的树林里,突然“啪啪”枪响,由于王小石和手下们射击不精,军警倒没几个被子弹击中。不过“嗖嗖”数响,红缨枪如同百箭齐发,精准打击,不少军警应声惨叫,有的被穿透心胸,即刻死去;有的被戳中屁股、腿部,鲜血直冒。丁队长知道中了埋伏,赶紧说“撤”。到了山下,军警只有八九个人,他们不敢有片刻停留,拔腿继续向城门逃去。谁知靠近城门,又听见枪响。“砰”的一声,何昆打出一枪。丁队长有狗屎运,子弹擦“脑”而过。他吓得又往回撤,可是身后是王小石率领的梭镖队,这可怎么办呢?还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,何昆又是一枪,子弹不偏不倚地击中了他的前额,弹进血,倚佛头上盖了一方朱色的“死亡印章”。随后又是“啪啪啪”数声,剩余的敌人,悉数被灭。

战斗结束,梭镖队没有伤员,没有牺牲,队员们喜笑颜开,何昆也很高兴。队员们入城休息,待命进攻。由于梭镖队出其不意,城中的军警尚未察觉城门已经失守。天色渐渐黑了,何昆在城门外点起了火堆。在熊熊烈火的照耀下,梭镖队的军旗格外鲜红。王小石好奇地问何昆,何不去城楼上点火把,升军旗?

何昆告诉他:“我们不能打草惊蛇,城内的起义还未开始。选择城外,不选城上,既可以将周边的友军吸引过来,又不让敌人发现……”

何昆说着,王小石听着,周围两三支部队还真来了,他们聚集在何昆旁,随时待命出击。

心窗
片羽

精短
小说

医
院
物
语